

小蓉 的 日記

昔日歡欣懷美夢，
妄心私慕獨有鍾；
如今惆悵話別離，
方知自惱夢成空。

● 憶 殘 ● ●

窗外，細雨濛濛，如牛毛、似花針、密密地斜織者。不覺間，我又探手拿出那本碧綠絨布，面燙金字的——小蓉的日記。一幕幕的往事，如影如繪地浮現在我底腦海……

× × ×

日記本的封裡，如此寫着：

「人們不但因被愛而欣悅，更因愛人而歡暢；人必須爲某些人或理想而活着，而那些正是愛着你或被你所愛着的。

忘記過去的不愉快，追永快樂的將來。

毋必爲過去的錯誤而後悔，但不要忘記錯誤的教訓」。

五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小蓉於出國前夕

× × ×

五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

和好爸爸看完晚場電影歸來時，客廳裡尚留有一位姐姐的客人。高高的個子，戴着一副近視眼鏡，雖不是怎麼挺英俊瀟灑，但談吐溫雅幽默，高尚的風度顯出不凡的氣質，給我第一眼就甚佳的印象。

就寢前，姐姐告訴我，「他」是他們校裡的風頭人物，化學系三年級的學生，多才多藝。聽姐姐的口氣，似乎和「他」很熟，不知是否爲姐姐的男朋友？……但願不是！

奇怪，今天的心情有些異樣，翻來覆去總是睡不着覺，腦底老是映現他的影子。

× × ×

十二月二十三日

姐姐說，「他」邀請我們倆明天務必參加「他」家的聖誕晚會。我聽了，既緊張又興奮。可是，我才高二，對參加舞會是破天荒第一遭，雖然姐姐曾教過我，但都未實際實習呢！管他的，去了再說。

三個月未見「他」了，很想念。明天，明天就要會面了。對了，該好好的打扮打扮！不知穿什麼衣服好？

× × ×

十二月二十四日

盼望的日子終於來臨，生平第一次參加舞會，難免要戰戰兢兢。「他」家客廳不小，設計新穎別緻，據說「他」也是設計者之一呢。

參加的客人很多，相當熱鬧，氣氛很好。「他」，進進出出的忙着招待，也不時來邀我們姐妹倆下舞池。

我發覺，「他」請我的次數竟比姐姐來得多，且和我談得很投機。平時親友們常說我長得比姐姐美，莫非「他」……唉！少自作多情了！

舞會進行得很順利，午夜後還有聖歌隊來報佳音呢！今天玩得很高興，約一點半才回到家，幸好明天放假，否則……

× × ×

五十二年元月二十七日

學校已放寒假了。今天「他」和「他」的同學們邀我和姐姐並望我們多找些女同學一道去爬大屯山，因此我把最要好的朋友——婷也找了去。

一行十六人浩浩蕩蕩向大屯山進發，沿途有說有笑，唱歌拍照。「他」與我及婷婷三人，一路領先。我們談得非常融洽。下山也是我們三人走最快，抵陽明山車站時已是下午五點多。「他」唯恐我們餓肚子，還請我及婷去吃麵。回到臺北，已是華燈初上了。

似乎，我對「他」產生了一份莫名的情感。難道，這是愛？哦！我的天！不知我是否墮入了情網，對一個高二學生來講是否太早了？多可怕！不知「他」是否……

今午在山頂上，「他」送了我一塊精美的小繡帕，我將永遠的妥為保存。可是——有個迷信——送手帕是不祥之兆，我很擔心會失去「他」……

× × ×

二月五日

自舞會，郊遊後，「他」常到我家來，即使無事時也要來聊聊，媽媽對「他」印象也不錯。可是

媽却警告我，勸我不要太痴情，媽覺得「他」對我只是兄妹之情誼，是嗎？我看不見得吧！今晚「他」又請我去看電影——只請我一人呢！

在影院裡，碰到了同學們，她們大驚小怪地問我「他」是誰？我趕忙答稱「表哥」。其實，我不知為何不向她們誇耀一番呢？十八歲了，可以有男朋友了吧！唉！怎麼又扯了一大堆大胆的話——

假如媽的猜測不錯，那我真不知要怎麼辦？願上帝保佑，阿門——

× × ×

二月十七日

禱告着，禱告着，然而可怕的事畢竟來了。

姐姐向我說，「他」有了女朋友，這真是晴天霹靂，想不到「她」竟是我最好的朋友——婷，真是我作夢也想不到的呀！姐姐還說他們曾一起去看電影、去……我再也聽不下去，鎖起房門，蒙頭痛哭。我將「他」送我的繡帕剪得粉碎！

哦，我明白了，怪不得上次爬山時，「他」不時地向我打聽婷的消息。不錯，婷長得比我美，身材也好。我真笨，簡直笨到極點，當時竟沒想到這點，啊！人心，人心，他們怎可如此對待我，一個最知己的朋友？我很！我很！我很恨他們，我發誓再也不願見他們了。呵！媽說的果然不錯，難道是我會錯意嗎？據姐姐說，她也會替我向「他」打聽對我印象如何？而「他」說「他」對我有如親妹妹般的看待！哼，誰稀罕「他」這「看待」。「他」豈不知我對「他」付出了感情？姐姐安慰我說：「感情是雙方共同建立的微妙東西，乃可遇而不可求的。有緣千里來相會，無緣對面不相逢，切不可盲目從事。為感情犧牲所付的代價太大了。尤其是十餘歲的女孩子，由於理智尚未穩定，常易受到情感的衝動而困擾，這是年青人的通病。而且，妳個子本來就小，因此他一開始就把妳當作妹妹看待。」呸！長不高又怎樣。不過姐姐的話也有道理，她的確世故多了。可是這近乎玩弄情感的人豈可原諒？也許！我這樣批評他似乎太刻薄了，但，我又能怎樣？……

唉！主啊！難道這是我應受的嗎？為何我的個子長不高？記得爬山那天，「他」似乎對我說過「不知我是否有資格作你的哥哥？你不是很希望有個哥哥嗎？」原來我早沒想到這麼多。

今天心情很亂，寫得雜亂無章。

× × ×

四月一日

「他」來了好幾次電話，我沒有勇氣接，但有時又想接，難道還不死心嗎？我這傻瓜！婷也來找過我，但我亦僞稱不在家。她居然還敢來找我，簡直是向我示威，太可惡了！

近來我似乎變了，變得落落寡歡，在學校也不似以前活躍，同學們以為我病了呢！我暗笑她們是笨蛋！奇怪最近常喜歡罵人，該改正！

今天是愚人節，莫非是我的節日？

× × ×

五月十三日

爸媽告訴我們，由於貿易上的需要，全家將在今年暑假遷往香港。聽了這消息，我又喜又悲，喜的是將離開那個「缺德鬼」，悲的是——人畢竟是有感情的，行將別離，難免依依。

奇怪，「他」已一個多月不再來電話了，莫非姐姐已告訴「他」我不接的理由？我有點後悔，也許「他」真可作我的哥哥，我早就希望有個哥哥的，然而我却自己弄僵了。但我不肯向「他」低頭，人家說A型的人脾氣較怪，而我正是這種怪人？

× × ×

九月二十二日

今天正是認識「他」一週年，如果不是「他」來信，我真想把「他」忘了。信的內容大致說明，「他」功課忙，暑假實習，沒時間上我家，抱歉——（見鬼，找婷就有時間？何必道歉！）唉！我又罵

起人來了。「他」又說，聽說我們全家要赴港，好友別離，分外感傷，從此，天涯海角何日再相逢——簡直是貓哭死耗子。不過——人家也許是一片真心真意，我豈可如此不通人情。其實，我又何嘗不想再見見「他」呢，過去的錯誤，姑且不去感傷，但切記錯誤的教訓。過去是我的幼稚無知。如今，我已能明通事理了。相信「他」也是「愛」我的。

後天，「他」將到機場來送我們。我將送「他」這本日記，讓他知道那使人快樂的不是愛而是被愛，愛並不一定快樂，但愛比被愛更重要。不管「他」是否愛我，但我對「他」的感情將永遠蘊藏在我的心底，恒久，恒久——。

× × ×

最後一頁這樣記着：

「哥哥：在這別離最後的一瞬，容我如此稱呼你，相信你必喜歡這樣。你不是願作我的哥哥嗎？

當你看完這本不像樣的日記，其中有很多罵你的，我均一字不改地保留原狀，你會生氣嗎？也許你會笑我對你一片痴情，但我發覺過去乃是我情感的衝動而造成的苦惱，如今誤會冰釋，雨過天晴。請接受我在此對你及婷衷心的祝福！最後讓我說聲：「別了，哥哥！」

小蓉筆於離別前夕
五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

× × ×

合起了日記本，閉上眼睛。驀地小蓉倩影又浮現在我底眼簾，嘴角上的兩個小酒窩，笑起來是那麼可愛，我說過可以擺進兩顆花生米。嬌小的身軀，活潑的跳躍著，有如花叢中飛舞的蝶兒。一切一切……

睜開眼，窗外的雨仍淅瀝瀝瀝地下著，我頓時感到，失去的遠比所得到的要多得多……忽然手背上一涼，是雨滴？呵！不！是淚水……